

曼殊遺集

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周瘦鵑編纂

寧
殊
鑽
魚

王西神題



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出版
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發行

曼殊遺集（全一冊）

（實價大洋一元二角）

（外埠酌加郵費匯費）



編纂者	出版者	印刷所	總發行所
吳門周瘦鵑	東方學會	大東書局	大東書局
		上海估嶺路一〇一號	上海四馬路中市

分發行所

漢口後城馬路
廣州雙門底
北平楊梅斜街
遼寧鼓樓北
長沙大馬路
梧州大馬路
汕頭至平路

大東書局

弁言

香山曼殊上人。工詩善畫。精梵文。兼通英法文字。少孤僻。遁入空門。儻然作出世想。嘗手譯英吉利詩人拜輪彭斯輩詩。沈博絕麗。無媿元作。偶出其緒餘爲小說家言。亦戛戛獨造。匪人所及。所造如碎簪焚劍絳紗非夢諸記。傳誦江國。其悽惋處。彷彿蜀道聽鶉啼聲也。予心儀其人。歷有年所。欲一見以爲快。民國七年春。得老友劉半農書。謂曼殊方客海上。臥病某醫院。將往省之。顧已以下世聞矣。十載相思。天獨靳我一面。此心耿耿。不能已焉。茲采其詩文雜著。彙爲一編。顏之曰曼殊遺集。纂輯既竟。適當晦夕。月黑天高。陰風在闐。吾曼殊之魂。其來歆乎。

曼殊遺集

蘇玄瑛傳

柳亞子

蘇玄瑛。字子穀。號曼殊。廣東香山人。父某。商於倭。因贅焉。生玄瑛。挈之返國。玄瑛自少卽喪父。母又越在海外。伶仃靡可依者。則祝髮廣州之雷峯寺。本師慧龍長老奇其才。試授以學。不數年。盡通梵漢暨歐羅巴諸國典籍。嘗謂世界文字。身毒最精密。漢土次之。希臘羅馬以降。瞠乎後矣。已而慧龍歿。玄瑛漠然無所向。遂返初服。踰嶺絕大江。遍歷湘之長沙。皖之安慶。蘇之秣陵吳門。浙之武林。而居上海最久。又感玄奘故事。萬里裹糧。隻身走身毒。週遊歐羅

巴美利堅諸境。自耶婆堤航海歸。其間數數東渡倭省母。會前大總統孫文。玄瑛鄉人也。時方亡命嶠夷。期覆清社。海內才智之士。鱗萃輻湊。人人願從玄瑛遊。自以爲相見晚。玄瑛翱翔其間。若莊光之於南陽故人焉。及南都建國。諸公者皆乘時得位。爭欲致玄瑛。玄瑛冥鴻物外。足未嘗一履其門。時論高之。生平口不言錢。而揮手盡萬金。值貲絕窮餓不得餐。則擁衾終日臥。怡然弗以爲困。釋衲以來。絕口婚宦事。晚居上海。好逐狹邪游。姘女盈前。弗一破其禪定也。中華民國七年五月二日。以疾卒於寶隆醫院。年口十有口。著有梵文典八卷。潮音一卷。文學因緣一卷。燕子龕遺詩一卷。雜著隨筆如干卷。玄瑛善繪事。丹徒趙聲乞爲荒城飲馬圖。未竟。聲兵敗嘔血死。玄瑛屬人焚其稿墓上。自是遂絕筆。不復作。

柳棄疾曰。德義之漓。至清季極矣。辛亥之役。號稱蕩滌瑕穢。特掙孺子儀而閉之南內耳。政治教令所從出。未嘗毫髮掃除也。亡臣降子。爭竊天位。唯頑鈍寡廉恥是尙。積三百年腥腐之末流。決藩破牖以赴之。變本加厲。重爲世詬病。有以哉。若玄瑛者。雖雲鶴乎。實星鳳已。壽不中身。費志入地。而夸毗之子。且挾其身後之名以自壯也。悲夫。

蘇玄瑛新傳

余曩草蘇玄瑛傳。荒略過甚。意不自慊。屢思改撰。卒卒未果。偶檢故篋。得日本僧飛錫所爲潮音跋。敘述玄瑛家世。乃與平昔所聞大異。跋爲玄瑛手書見畀者。宜無刺謬。又有說部斷鴻零雁記。世稱玄瑛

自傳。雖寓言十九。亦頗資節取。因穿穴之爲新傳。而餘杭章氏所撰曼殊遺畫弁言。亦間及焉。不足。則取資於玄瑛書札之屬。暨余所親知灼見者。庶無俗語不實。流爲丹青之憾已。傳曰。蘇玄瑛。字子穀。小字三郎。始名宗之助。其先日本人也。王父忠郎。父宗郎。不詳其姓。母河合氏。以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甲申。生玄瑛於江戶。玄瑛生數月而父歿。母子煢煢靡所依。會粵人香山蘇某商於日本。因歸焉。蘇固香山鉅族。在國內已娶妻生子矣。至是得玄瑛母子。並挈之歸國。時玄瑛方五歲也。居三年。河合氏不見容於蘇婦。走歸日本。玄瑛依假父獨留。顧蘇婦甚玄瑛甚。族人亦以玄瑛異類。羣擯斥之。卒分貲遣就外傳於香港。從西班牙羅弼氏莊湘處士治歐洲詞學。莊湘頗善視之。學二載而假父亦歿。復返於家。則蘇婦遇玄瑛益虐。雖

河合氏自日本郵致金幣。亦爲所乾沒。且揚言河合氏已葬魚腹。由是玄瑛輾轉貧困中。年十二。遂爲沙門。始從慧龍寺主持贊初大師披髻於廣州長壽寺。法名博經。號曰曼殊。旋入博羅。坐關三月。詣雷峰海雲寺。具足三壇大戒。嗣受曹洞衣鉢。任知藏於南樓古剎。亡何。以師命歸廣州。值長壽寺已被毀。乃東渡日本。依河合氏居神奈川。學泰西美術於上野二年。學政治於早稻田三年。一無所成。清使汪大燮以使館公費助之學陸軍八閱月。卒不屑竟學。則思爲遠遊。發摠其意志。得故師莊湘資助。整裝之暹羅。隨喬悉磨長老究心梵章二年。歸入杭州西湖靈隱山。著梵文典八卷。自爲序。旋至滬上。從陳獨秀章士釗遊。爲國民日日報繙譯。譯法人囂俄書。名曰慘社會。刊諸報端。後赴蘇州。任吳中公學教授。繼渡湘水。登衡岳。以弔三閭大夫。

。主講實業崇正明德經正諸校。尋重遊暹羅之盤谷。時民國紀元前九年癸卯。玄瑛年二十矣。明年甲辰。主講盤谷青年學會。旋赴錫蘭駐錫菩提寺。暹羅古稱扶南。錫蘭則法顯佛國記所謂師子國也。乙巳。之秣陵。會池州楊仁山居士方創祇桓精舍。招玄瑛及李曉墩爲講師。玄瑛盡瘁三月。得唾血疾。東歸。隨河合氏居逗子櫻山。循陔之餘。唯好嘯傲山林。一夜月照積雪。泛舟中禪寺湖。歌拜輪哀希臘之篇。歌已哭。哭復歌。抗音與湖水相應。舟子惶然。疑其爲精神病作也。丙午。輯文學因緣二卷成。自爲序。之蕪湖。主講皖江中學。識懷寧鄧繩侯。已復之秣陵。主講陸軍小學。識丹徒趙伯先。旋以病起胸膈。遄歸將母。譯拜論詩選成。自爲之序。則在太平洋舟中也。丁未。爲梵學會譯師。交遊婆羅門憂國之士。捐其所有舊藏梵本。與桂伯華

陳獨秀章炳麟議建梵文書藏。人無應者。卒未成。劉師培爲天義報。倡無政府主義。邀玄瑛同居。刊其畫於報端。師培婦何震則從玄瑛習續事。號稱女弟子。震爲玄瑛輯畫譜。玄瑛自有序。河合氏暨炳爲序。震爲後序。將付梨棗。又思刊布所著梵文典。印度波邏罕學士暨炳麟師培爲序。獨秀爲題詩。震爲題偈。顧咸未集事。僅於天義報刊其序跋諸作而已。別取文學因緣刊布之。亦僅成其半。戊申。刊拜輪詩選成。復廣爲潮音一書。卽遼錄拜輪詩選序弁其首。未付梓。己酉。南巡星加坡。值莊湘處士及其女雪鴻於舟次。初莊湘欲以雪鴻妻玄瑛。玄瑛垂淚曰。吾證法身久。辱命奈何。遂已。顧猶以文字通情款。時玄瑛方譯燕子箋傳奇爲英吉利文。甫脫稿。莊湘爲題詞。雪鴻攜之瑪德利。謀刊行於歐土。瑪德利者。西班牙都城也。玄瑛旋之爪哇。

主講噉班中華會館。庚戌。始遊梵土。居中印度芒碭山寺。辛亥夏歸日本。詣王父墓所。會其遠親金閣寺僧飛錫爲刪定潮音集。與蓮華寺主刊印流通。囑玄瑛重證數言。玄瑛曰。余離絕語言文字久矣。當入鄧尉。力行正照。吾子其毋饒舌。時玄瑛年二十有八也。尋復渡爪哇。聞漢土光復。致書友人。有云。邇者振大漢之天聲。想兩公都在劍影光中。抵掌而談。不慧遠適異國。唯有神馳左右耳。又云。壯士橫刀看草檄。美人挾瑟請題詩。遙知公等此時樂也。其興會颺舉如此。元年壬子春。遂歸滬上。入太平洋報社。取舊著斷鴻零雁記刊布之。由是往來中日二國間。無復萬里投荒之感矣。自言有無題三百首。索閱乃弗肯出。又言將重譯茶花女遺事。亦未見其屬稿也。是年冬。之安慶。主講高等學校。欲重赴香港星加坡未果。唯歲晚由檣李入吳江。

之舜湖。一探勝跡而已。二年癸丑夏。重遊舜湖。愛其風景秀逸。居久之。旋過蘇州。主滾繡坊鄭氏。恆至玄妙觀前采芝齋購櫻子糖食之。蓋其所酷嗜之物也。欲東遊泰山。及赴迎江寺應拂塵法師之招。均不果行。玄瑛體弱善病。而食慾亢進。嘗在日本。一日飲冰五六斤。比晚不能動。人以爲死。視之。猶有氣。明日復飲冰如故。以是恆得洞泄疾。旋愈旋作。自癸丑以還。輒東居養疴。亦間爲說部。刊諸報章雜誌。七年戊午。至滬上。臥疾金神父路廣慈醫院數月。竟不起。時太陽曆五月二日也。年三十有五。番禺汪兆銘爲經理其身後事。葬杭州西湖孤山。玄瑛歿時。河合氏猶健在。姊榎本榮子。日本商人婦。初玄瑛在粵。假父爲聘女。名曰雪梅。假父歿。女家絕玄瑛婚。雪梅佗僚死。旣東渡。河合氏有姊。欲以女靜子嬪玄瑛。亦未果。玄瑛

獨行之士。不從流俗。奢豪愛客。肝膽照人。而遭逢身世。有難言之
恫。續事精妙奇特。自創新宗。不依傍他人門戶。零縑斷楮。非食烟
火人所能及。小詩悽艷絕倫。說部及尋常筆札。都無世俗塵土氣。殆
所謂卻扇一顧。傾城無色者歟。遺著之可考見其篇目者。有梵文典八
卷。初步梵文典四卷。梵書摩多體文。沙昆多羅。嶺海幽光錄。娑邏
海濱遯蹟記。泰西羣芳名義集。法顯佛國記。惠生使西域記。地名今
釋及旅程圖。英譯燕子箋。曼殊畫譜。均不傳。傳者拜輪詩選。文學
因緣。潮音集。漢英三昧集。悲慘世界。斷鴻零雁記。天涯紅淚記。
絳紗記。焚劍記。碎簪記。非夢記。燕子龕隨筆十餘種而已。其他人
所掇拾者。有蔡哲夫輯曼殊遺畫一卷。王德鍾輯燕子龕遺詩一卷。沈
尹默輯曼殊上人詩稿一卷。馮秋雪輯燕子龕詩一卷。柳無忌輯蘇曼殊

遺詩一卷。周瘦鵲輯燕子龕殘稿五卷。段菴旌輯燕子山僧集七卷。今並行於世。

柳棄疾曰。世以玄瑛父震旦而母嵎夷。方諸鄭延平。謂文事與武功足以相埒也。余詳考其身世。則有相刺謬者。或謂玄瑛生前所掩覆之跡。而暴露之於身後。虞有唐突之嫌。非所以忠死友。余曰不然。史以昭實。不實奚史。新傳猶史體也。何諱之有。且考諸史籍。金日磾以胡人歸化。不失爲漢名臣。范希文隨母改適張氏。不失爲宋大儒。此在曩昔。猶視爲故常。况居今日瀛海棣通。文明漸進之世耶。於玄瑛誠奚病焉。於玄瑛誠奚病焉。

附章太炎曼殊遺畫弁言

亡友蘇元瑛子穀。蓋老氏所謂嬰兒者也。父廣州產。商於日本。娶

日本女。而得子穀。廣中重宗法。族人以子穀異類。羣擯斥之。父分貲與其母。令子穀出就外傳。習英吉利語。數歲父死。母歸日本。子穀貧困。爲沙門。號曰曼殊。不能作佛事。復還俗。稍與士大夫遊。猶時時著沙門衣。子穀善藝事。尤工繪畫。而不解人事。至不辨稻麥。期候啗飯。輒四五孟。亦不知爲稻也。數以貧困。從人乞貸。得銀數版。卽治食。食已。銀亦盡。嘗在日本。一日飲冰五六斤。比晚。不能動。人以爲死。視之。猶有氣。明日復飲冰如故。子穀少時。父爲聘女。及壯。貧甚。衣裳物色在僧俗間。所聘女亦與絕。欲更娶。人無與者。乃入倡家哭之。倡家駭走。始去美利堅。有肥女重四百斤。脰大如汲水甕。子穀視之。問求耦耶。安得肥重與君等者。女曰。吾故欲瘦人。子穀曰。吾體瘦。爲君耦何如。

。其行事多如此。然性率直。見人詐僞敗行者。常瞋目詈之。人以其狂戇。亦不恨。子穀既死。遺畫十數幅。友人李根源印泉蔡守哲夫爲印傳之。